

澹台镜◎著

第五 播音室

① 诡异电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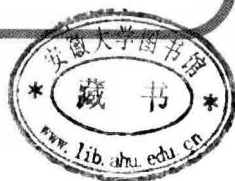
著名悬疑作家澹台镜历时三年精心打造，
天涯社区 重磅推荐，数千万粉丝翘首以待，《第五播音室1》震撼上市！
www.tianya.cc

作家那多/莫争/导演李斌 联袂推荐

澹台镜◎著

第五 播音室

① 诡异电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播音室. 1, 诡异电波/澹台镜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04 - 3792 - 2

I. ①第… II. ①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6661 号

第五播音室 1 诡异电波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澹台镜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于建梅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http://www.nwp.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201 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792 - 2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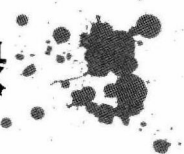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1. 民国建筑	2
2. 命丧别墅	10
3. 第六间房	17
4. 诡异画面	25
5. 车库惊魂	32
6. 行为消逝	40
7. 录音磁带	48
8. 死亡表情	56
9. 白色卧室	64
10. 午夜临近	71
11. 血字遗言	79
12. 神秘之物	87
13. 红色指甲	95
14. 空间幻象	103
15. 血色眼珠	111

目录



16. 作案过程	119
17. 肖家古玩	126
18. 古玉来历	134
19. 有所隐瞒	141
20. 惊险一搏	148
21. 电梯偶遇	156
22. 奇特招聘	164
23. 古泉山庄	172
24. 蛇绕樱花	180
25. 危险降临	188
26. 死亡之舞	196
27. 一击毙命	204
28. 玄空阵法	212
29. 死里逃生	220
30. 身世之谜	228

引子

播音室里，只有主持人和导播，这里的空间不大，隔着玻璃能看到彼此。有时候，她们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通过那块透明玻璃来传达，你能看到我，我能看到你……

午夜来临，铃声响起，主持人沉浸在节目之中，唯一和外界联系的便是那根电话线，声音，或许会穿透到彼此的心灵之中。

古朴的民国建筑，幽深的长廊，胖胖的导播，电话筒中那粗重的喘息声……此时，午夜却蒙上了血一样的颜色，因为那是濒死之人发出的最后哀鸣。

这是梦幻还是真实？我辨别不出，只知道，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1. 民国建筑

一群苍老的白杨树，一座民国时的三层小楼，木质结构，坐北朝南，占地面积近 200 平方米，左右厢房各两间，正屋面宽五开间，穿斗式梁架，五柱七檩，二楼和三楼用葫芦串形做护栏，看起来古朴而沧桑。

这天，是 7 月 12 日，沙市广播电台搬入新的办公地点。

以后就要在这里工作了，夏桐的嘴角微微上扬。她，是沙市电台主持人，昵称，梧桐，已婚。

同事都在为搬到新的办公地点而兴奋不已，这本是受保护的民国建筑，而今，却成了沙市广播电台的办公之地。这样有特色的办公场所，确实让很多人兴奋。

夏桐不言不语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想着晚上的节目，午夜 11 点至 12 点之间，有一档倾诉栏目《聆听》由她主持。播音室在三楼，夏桐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二楼，已经被改装成了办公室。古朴的房间内安放着现代办公用品，这一切显得是那么不和谐，夏桐看看周围，刚才在院外的那种兴奋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心情又突然压抑起来。

正凝神之时，欢笑的场面悄然安静下来，夏桐纳闷地转过头，看到了一双眼睛。

那双小眼睛透过镜片正盯着站在窗户旁的夏桐，他身体硕大，挺着将军肚，头顶稀稀落落地搭了几缕头发，本想遮住那秃顶，非但没遮住，反而将人的目光聚集在那里。此人是他们的最高领导，沙市广播电台台长朱永琛。

两人的目光一闪而过，朱永琛的目光中却透着一丝耐人寻味。

只见他摆摆手，对着众人说道：“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台里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在每天晚上8点至9点钟新开一档节目。这是一档有关名人的访谈栏目，也是一档全新的节目，策划部从今天开始就要着手做起来，节目的主线和中心思路都确定下来后，再交给我一份详细的策划方案。”听到这里，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点点头，他是策划部总监元一，这件事情自然由他来负责。

朱永琛继续说道：“这次台里采取较为民主的方式，若有想上节目的主持人，可以主动来我这里报名，等月底由台里综合评定。”

这档节目在黄金时间播出又有名人的参与，应该比较受欢迎，大家似乎都跃跃欲试。夏桐知道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她却不抱有任何希望，在台里她的资历浅，又没有过硬的背景，所以很多好事轮不到她头上。

台长转身进了办公室，同事们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议论纷纷，夏桐心中又徒增了一些烦躁，她不由得走到楼梯口，到了三楼的播音室。

三楼共有五个播音室，此时大家都在忙碌着，导播接通电话的声音此起彼伏。播音间的房门都紧紧地关闭着，里边应该是安静的，安静到仅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吧，夏桐似乎感受到了那份宁静与空灵。自己那档节目的播音间在最后，也就是第五播音室，她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很奇怪，第五播音室旁边竟然还有一个房间，只是房门上挂着一把锁，冷冰冰地将人隔绝在外。夏桐微皱眉头，这怎么有个房间锁着门？

正好，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走过来，夏桐疑惑地问道：“阿姨，这

间房怎么锁着？”

那中年女人淡淡一笑：“这间房是堆放杂物的，里边乱得很，所以平常都锁着，若是拿东西才开门。”

“哦。”夏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夏桐走到第五播音室，透过玻璃，她看到里面正坐着一位主持人，她身着红色紧身上衣，领口开得很低，红色衣服，白皙皮肤，几乎是绝美的搭配。她是汤彦，有着魔鬼般的身材和脸蛋，当然也是台里的宠儿，似乎她的运气真的不错，从一名小小的导播一跃成为主持人，又从清淡的节目转而主持一些热点节目。

此时正播放一档音乐节目，汤彦斜坐在椅子上，身子左摇右晃，伴随着音乐在打着节拍，只是夏桐听不到音乐声，仅能看到她奇怪地抖动身体，竟感觉有些滑稽。

三楼的格局大都如此，播音间一字排开，中间都加载了大大的透明玻璃，无论是从里边还是在外边，都能清晰地看到彼此。

夜，很快就降临了。

今天是搬入新办公地点的首次播音，夏桐的心中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心头竟传来“咚咚”有力的心跳之声。她10点半从家里出发，此时又站在了这座大院中。

风，吹了起来，使人感到丝丝凉意，民国建筑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此时在夜色的沉吟下，这座建筑似乎变得古老起来，尤其是它身后那一群苍老的白杨树，树叶沙沙作响，正肆意拍打着它的身躯……

夏桐心中一紧，身子僵在那里，但这种不安的思绪稍纵即逝。一楼亮着灯光，虽然有些昏暗，但夏桐的心中还是感到了温暖。这束灯光，此时变得无比柔和，似母亲的怀抱，在慢慢地招引着夏桐。

大厅此时极其安静，似乎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夏桐的高跟鞋发出尖细的敲击声，显得尤为突兀，这让她不由得缓慢下来。她很想踮着脚尖走路，这样却显得自己像个贼。

“这该死的高跟鞋！”夏桐忍不住一声咒骂。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缓慢的声音：“你来了。”

这声音来得过于突然，又毫无征兆，夏桐忍不住一个激灵，站在原处缓缓地回过头，在高高的台子后面看到了一张脸，原来是老张。他年近60，因为晚上台里有节目，他便负责每晚的执勤。

夏桐转过身，对着老张嗔道：“张叔，您怎么没点动静啊，把我的魂都吓掉了。”

老张咧嘴笑笑但没再说话，缓缓转身离去，夏桐对着他的背影嘟囔一句：“真是个怪人。”

老张的全名大家谁也不知道，零星从同事的嘴中得知，他的一条腿是在战争中留下的伤残。政府安置他到了广播电台并负责夜间的执勤，他从不多言，也从未请过假或者无故旷工，这一点不得不令人称奇，因为他在这里已整整工作了30余年。

夏桐有时候也很纳闷，他有没有家室，有没有儿女，怎么可能30年来从未请假？这样敬业的人，估计在整个沙市也很难寻觅吧。看着他一瘸一拐地消失在视线中，夏桐缓缓地摇摇头，转了弯，向楼上的播音室走去。

二楼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现在到处提倡节能，只在拐角处闪着一盏昏暗的灯光。

不过，二楼那洁白的桌椅似乎在这灯光下都变了颜色，昏暗的白，四壁却透着古朴的青砖色，这色调有些不搭，看着特别别扭。桌椅是原来办公地点的，房子都换了，怎么这些桌椅却不换掉？夏桐有些纳闷。

马上到午夜11点了，导播阿姨应该到了吧……想到这里，夏桐的步子轻盈起来，快速到了三楼的播音间。

楼上的灯光稍微亮些，只是仍然没有任何的声响，这里的沉寂令人感到窒息。今夜的风似乎特别大，白杨树的枝杈伸到窗户旁边，若隐若现，忽明忽暗，将这栋房子层层包围起来，这令夏桐有些喘不过

气来，她再也不敢向窗外看，眼神游离在前方。

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是接近午夜，心中那柔弱的神经猛然被挑拨起来，夏桐将双臂抱在一起，左右环顾一周，不禁眉头一皱。轻轻地来到第五播音室，屋里很暗，还没有开灯，导播应该是没到，她从来不迟到的，今天怎么了？

走进屋子，开了灯眼前的景象依然熟悉，宽大的播音台，熟悉的转椅，还有一台电脑，静静地卧在一旁，夏桐的情绪终于缓解下来，哦，也许今夜自己真的有些紧张了。

“夏桐！”一个声音突然唤醒了自己，不禁回头，透过玻璃才发现是导播阿姨。她今年40多岁，姓常，夏桐的两档节目都是由她导播。

夏桐慌忙从播音间走出来，常阿姨满脸歉意：“不好意思，有点不熟悉道，来晚了。”

“差五分钟，还来得及。”夏桐又走到播音间，当时针指向11点之时，夏桐那低沉而略带轻柔的嗓音慢慢响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937，中波800，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夏桐主持的《聆听》，您的故事我来听，您的心情我能懂，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若是您想倾诉，请拨打热线84930221或者84930222……”

说到这里，夏桐抬头看去，发现导播给她一个手势，食指和中指伸出来，这代表已经有两个热线在等待，夏桐点点头，随即又说道：“好了，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请导播将电话接进直播间。”

“喂，您好，是夏桐吗？”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夏桐。”

“太好了，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都已经三年啦！”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此时夏桐的心中是宽慰的，听众的认可便是对自己最大的支持，她好看的嘴角扬了起来。

“夏桐，老公最近好多应酬，对我也越来越不耐烦，刚开始还给我解释，到了后来，却对我横眉竖眼……”夏桐忍不住一阵苦笑，也许，疑神疑鬼是女人的天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又有热线打了进来，这应该是最后一个电话了，夏桐伸了个懒腰，将耳麦扶了一下：“喂，您好，我是夏桐。”

“夏桐您好，今天我打热线，是为了送个祝福。”

夏桐的脸上立即溢满笑容：“不知道这份祝福要送给谁呢？”

“我老婆，今天是她的生日，45岁生日，她很喜欢你的节目，所以，想通过电波将祝福送给她……”

后边的话夏桐没听到，似乎也已经听不到了，因为此时，她面前似乎出现了幻影：一个男人手拿电话，赤裸裸地躺在床上。而在他的胸前躺着一个娇媚的女子，那个女人留着长长的红指甲，对，脚趾甲也是红的……

他们在眉目传情，那女子的手正不安分地摸着拿电话的男人。夏桐无数次地想象听众是以什么姿势拨打热线，竟然是这样的场景？但是，自己怎么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男人身上的女子动了起来，如蛇般绕到男人的侧面，手在缓缓抚摸着他的头部，然后两鬓，最后停在了太阳穴。猛然间，那鲜红的指甲突然嵌入到肉里，而那男子似乎还浑然不知，夏桐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电台有三秒钟的延时，当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夏桐还未从惊魂中反应过来。导播阿姨发现了异常，她透过玻璃向这边看过来，并慌忙招手。夏桐的情绪一下被拉了过来，手忙脚乱推上去一个绿色按钮，音乐终于隔断了男子的话语，一切都消失了，声音戛然而止，幻象也随之消失……

夏桐的身体猛然向后摊去，并重重地摔倒在椅子上。她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刚才的一切，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的场景为何能出现在自己面前，但，这之前的电话都一切正常啊！

过了良久，夏桐依然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肩膀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你怎么了？”夏桐身子一颤，猛然睁开眼睛并呼出一口气，

原来是常阿姨。

常阿姨满脸疑惑地看着夏桐，脸上布满担忧之色：“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生病了吗？”夏桐无力地摇摇头。

导播阿姨依然有些纳闷：“在接最后一部热线时，你怎么会突然大喊一声，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便将音乐推了上去。”

夏桐眼光中透着迷茫之色，半晌没有说话。常阿姨更加纳闷，她不好再问，只是嘱咐一声：“再过五分钟下档节目就开始了。”夏桐这才回过神来，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完毕出了播音室。

即将迈出房门，她再一次环顾四周，却未曾发现任何不妥之处，难道刚才才是自己的幻觉？夏桐努力地摇摇头，想让自己清醒一下。

夏桐低头走路，还没有从刚才的恐惧中缓过神来，却不想正碰到一个人身上。猛然抬头，发现一双大大的眼睛正盯着自己，高大的身材，后边还扎了一个马尾，这是下档节目的主持人牧也，而他主持的节目，则是凌晨1点半到3点钟的《夜半鬼话》。

牧也的嗓音低沉，非常有穿透力，声音高低起伏，这档节目收听率也很高，据说有很多女生都被他吓得不敢睡觉。可任谁也不会想到他是这种形象吧，一身体闲服，扎个马尾，从外表看，倒像极了搞艺术的。

牧也纳闷地盯着夏桐：“发生什么事情了？”看到她的脸色不对劲，牧也往日的“嬉皮士”风格也收了起来。

夏桐摇摇头，如若说出刚才所看到的场景，估计牧也会拿她当疯子吧。再者，说出来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个年代什么都要讲科学……她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来到院中，打开车门，夏桐驾车疾驰而去。

终于到了自家楼下，夏桐忍不住呼出口气，抬头望去，屋里没有灯光，估计家人都睡了。她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梯，将钥匙插进孔内，旋转几下，房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夏桐习惯性地向前看去，却发现客厅中有黑影。今夜，本来就不

太寻常，此时看到黑影，夏桐下意识地发出一声惊呼：“啊！”

只听黑暗中缓缓传来一个声音：“回来了。”夏桐一愣，听出这是婆婆的声音，顿时松了一口气并随即扭亮了灯，只见婆婆正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

“妈，您坐这里干吗呢？怎么还不睡觉啊？”夏桐忍不住说道。

“哦，睡觉，睡觉……”婆婆边喃喃自语边进了旁边的卧室，随着一声门响，客厅里恢复了死一般的静寂。

夏桐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却甚是失望，丈夫并没有在床上。一年前，丈夫开了一个小公司，据说公司越做越好，可他回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们似乎很久都没有同床共枕了。

夏桐哀叹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她靠在床头并从抽屉中拿出一根香烟，轻轻点燃，放到嘴边猛吸了一口，此时的神经终于慢慢缓解下来。她以前不会抽烟，可自从丈夫夜不归宿之后，她学会了抽烟，这是排遣寂寞很好的一种方式，在烟雾缭绕中能彻底放松自己。

2. 命丧别墅

夏桐丈夫名叫钟致远，出自“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名字是丈夫的爷爷给取的，爷爷曾经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国民党溃败之后，据说爷爷随军逃往了台湾。而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是杳无音讯。

奶奶，也就是婆婆的婆婆，在一个月之前归天了。自从奶奶走了之后婆婆就有些魂不守舍，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比如今晚，独自坐在客厅中，闷头发愣。

丈夫还有一个姐姐，已经30岁了，但性格内向，不善言谈，至今未婚，名字叫钟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知道爷爷当时是否意有所指，意在日夜思念远在地域的妻儿？

当时爷爷走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正陆续撤往台湾，临走之时并未带走他的妻儿。夏桐感觉他是个挺自私的老头儿，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家背负着国民党的帽子，生活得异常艰辛。

挨过了那几年，日子才逐渐好过起来，许是思念亲人的缘故，奶奶一直郁郁寡欢，但却很奇怪，老太太从未指责过丈夫抛弃了她，只是嘴中经常念叨一些令人听不懂的话语。

直到月前，她再也支撑不住病重的身体，撒手人寰。只是盼了半

个多世纪，至死，也未曾等到丈夫的任何消息。

日子逐渐好起来，但婆婆的丈夫却不安分，在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竟然和另外一个女人勾搭上了。最终的结果是两人离婚，丈夫钟致远归婆婆抚养，而钟子衿则跟着丈夫的爸爸。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婆婆一直感叹自己的丫头命苦，跟着一个不知道冷暖的父亲，屋里还有继母，那种看人脸色过日子的生活有些寄人篱下。幸好钟子衿现在有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养活自己，这是婆婆欣慰的地方。

夏桐和丈夫钟致远是大学同学，当时她在学校是出了名的美女，被大家称为“校花”。自然她的身旁有很多追随者，大家使尽手段，就是为了想接近夏桐。

最终，这朵鲜花却插在了“牛粪”上（这是夏桐闺蜜经常说的话），钟致远的身世，还有他从小遭遇过的不幸，这些都深深打动了夏桐，最终两人修成正果。弱小而孤独的男人，很容易戳中女人内心深处那颗怜惜之心，而钟致远则运用得恰到好处。

两人从恋爱一直到结婚，经历了三年，结婚后又过了三年。整整六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只是夏桐越来越看不懂自己的丈夫了，他神出鬼没，每天都在外奔波，而所有的借口是：“公司刚刚起步，实在是太忙了。”

久而久之，夏桐再也懒得去问，懒得去管，她内心的孤独和惶恐，伴随着这寂静的夜而越发地沉重起来……

那俯在男人身体上的女子越来越清晰，鲜红的指甲，在眼前晃来晃去，她的脸被长长的头发掩盖，夏桐好想看看藏在头发底下的那张脸，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惜，她没有如愿，女人的躯体在向前移动，慢慢移动，修长而白皙的手指则缓缓地抚摸着男人。

指尖上移，再上移，到了头部，而后是黑黑的发丝，再就是太阳穴！那鲜红的指尖突然就插了进去，男人的脸变得扭曲，脸上现出惊骇之色，而他的太阳穴则滚落着鲜红的血滴，一滴，两滴，三滴……

那个女人似乎在数着血滴，她的脸依然看不清楚，她没有抬头，

只是那鲜红的指甲已经看不见，也许已经触到了男人的脑髓。此时，又听到了一声声凄惨的笑声：“哈哈……哈哈……”

伴随着笑声，那女子猛然将手指拔了出来，红色的血液、白色的脑浆掺合在一起，看着有些触目惊心，而太阳穴那里，只留下了五个血窟窿！

“啊！”

夏桐身体颤抖起来，她用手捂住嘴巴，喉咙里发出难以抑制的呼喝之声，她想喊，想拼命喊出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女子终于慢慢地抬起头，慢慢地抬起了头……

头发向后缓缓散去，头慢慢抬了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夏桐终于看清了那张脸，有些狰狞，有些恐怖，甚至有些木讷，夏桐的眼睛睁得如灯笼般大小，这个女子是如此熟悉，熟悉得令人感到窒息，是她，怎么会是她？！

就是夏桐的闺蜜，也是大学同学，叫肖雅芳。

她们已经三年未曾见面，只是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夏桐想呼喊肖雅芳的名字，她试图要喊出来：“雅芳，雅芳！”可自己的喉咙似乎被堵住了一般，发不出任何声音，而自己的身体则被紧紧地束缚住，动弹不得半分，她急得眼泪都流了下来，却无济于事。

“桐桐，桐桐……”

听到呼喊，夏桐终于睁开了眼睛，她茫然地看向四周，却发现自己是在家中，而床的另外一侧则站着丈夫钟致远。他正俯身喊着自己的名字，哦，终于明白了，刚才只是一个梦，一个噩梦而已。

夏桐惊魂未定，身体还在瑟瑟发抖，钟致远轻轻俯下身体：“刚才看你身体不停地抖动，嘴里还胡乱喊着，是不是做噩梦了？”

面前的人有些陌生，也许，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面对面地说过话了。夏桐茫然地点点头，声音透着酸涩：“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钟致远将头摆到一边，咳嗽两声：“后半夜回来的，你已经睡下了，就没吵醒你。”夏桐又将眼睛紧闭起来并深深地叹了口气，脑海中的景象挥之不去，这让夏桐有些心神不宁。